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大陸體育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226 版面 四版

強國夢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書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⑯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幹嘛非要把我們拆開不可？張愛玲、陳昌傑的心頭壓上了兩塊沉重的大石，艱難得很。我們為什麼沒有愛的權利？

事情越鬧越僵。中國男女羽毛球隊的正常訓練不由地受到影響，時逢國際大賽任務繁重，比賽日程日見逼近，有關人士對拆散這倆可憐人兒的願望也更加迫切。於是，官司直打到國家體委副主任徐寅生那裡。張愛玲也豁出去了，除了找領導申訴不平，還投書〈體育報〉，希望得到輿論支持（最近我到該報尋找張愛玲的信，所憾未能尋到，可惜不能令讀者一讀了）。愛情的苦悶最難煎熬，〈體育報〉卻也一籌莫展。

且說有關人士把官司推到了徐寅生面前，振振有詞，大談今日世風日下，運動隊伍今不如昔，運動員遠不如「文革」前老實聽話，希望徐副主任能夠嚴肅處置，以正視聽，堅決打發其中一人或二人捲鋪蓋回家。徐寅生經過認真考慮，做出裁決：二人戀愛事小，國際比賽事大，在此出國前夕，實應大局為重，團結一致，力奪金牌，要做好二人思想工作，勝利完成黨交給羽毛球隊的光榮任務……。別不多談。這麼著，張愛玲和陳昌傑的事又放下了。

張陳二人更賭了一口氣，下決心要在這次出國大賽中拚搏一番，奪個光彩回來。

非常可惜，由於賽前身心憔悴，壓力太大，賽間坎坷不斷，風雲艱阻，張陳二人未能獲得預想中超過以往的戰績，怏怏回國。

恰在此時，羽毛球隊新人也漸次湧現，有關人士執意要打發這兩人兒的決心便更有了可能。**不久，中國一代羽壇英豪張愛玲、陳昌傑先後離開了龍潭湖畔，同羽毛球隊的伙伴們無語淚別。**

據知情人披露，按當時張陳二人的實力，完全可以再振雄威，為國効力，不止兩年三年，可惜中途落馬，只為愛情故，過早地離去了。離隊以後，張愛玲在上海，陳昌傑回大連，情絲未斷，鴻雁傳書，心堅似鐵。後來果真結了婚，又調陳至滬，終成眷屬。雙雙出任上海教頭。

但是，他們的運動生命，卻在多少人的哀嘆之中早早地結束了。一切俱成夢憶，再難重登羽壇，令人喟然長嘆。

這是一個發生在過去的故事。另一個故事正在發展演變之中。

中國體操隊主力、二十六歲的老將許志強，久有愛情飢渴，只因終日苦練，無暇顧及。到了一九八七年，許志強在國際賽事上揚眉吐氣的時候，同時喜得愛情的滋潤——有位澳大利亞的姑娘（據說是個時飛中國的空姐）愛上了他。愛的鮮活有趣，愛的美不勝收，一字可以概括，愛的鐵。每每相遇，耳鬢廝磨，二人定下了終身。北京地面，偌大的去處，二人卻難躲藏，時在體育館路廣闊的大道邊攜手漫步，說不公開，實已公開，並公開化。這一化不要緊，反正是此情不改。於是，又有「有關人士」前來勸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切盼浪子回頭。而許志強，卻不是那種逃避愛情教化異變的人，一個男子漢，愛上了就是愛上了，為何不敢言愛，談愛色變？因此，他向體育界官員心平氣和有板有眼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決定結婚了，和一位澳大利亞的女孩子。一次要求不成，許志強又提，初衷不變，還是要求成婚。

經查，許志強的要求沒有任何違法的、不合道理的地方。

而有關人士都遲遲不便決定。須知，許志強是國家隊主力，有戰略性計畫壓身的人，怎敢貿然答覆？

事情又拖了下來，曠日持久。

那位澳大利亞的女孩兒不管你這一套，凡有時間，必陪許志強，不惜在藍天上雙雙飛來飛去，一直陪同前往廣州六屆全運會，兼或照料志強的訓練和生活。

許志強還是那句話：「我該結婚了。」

沒辦法，國家體委有關人士答覆說：「小許啊，我們沒權決定喲，你雖在國家集訓隊練著，可你是從八一隊來的，是現役軍人，我們怎麼好答應你呢？」

許志強當即向八一隊提出申請，沒別的：「我該結婚了，如果上級不同意，我只好要求退役。雖然我非常熱愛體操，留戀體操，但是，我該結婚了。」

我覺得許志強的結婚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二十六歲的大小伙子，在別的地方早當爹了。許志強一點也不過份。

很遺憾，事情一直拖到現在，一九八八年的元旦，我在北京改稿子。我在想，事情要拖多久？

我非常想和許志強聊一聊，聽聽他現在的心聲，我也非常想見一見那位據說是很美的澳大利亞姑娘，告訴她一聲她沒有做錯，她沒有選擇錯，她沒有愛錯，她不要怕拖……

一切真誠相愛的人都是美的，我祝賀他們。

這裏，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一個在現有訓練體制下派生出來的問題：中國的運動員為什麼不可以像正常人那樣談戀愛結婚？

在我們專業運動隊內部，眼下實行的是近乎軍事化的管理，嚴格得很。**一旦發現運動員像常人那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異性產生正常的慕戀並以正常的形式表現了這種慕戀，就會給予批評勸阻甚或嚴厲的制裁。**除非你幹得祕密，未曾暴露。多少年來，我們開除了數不清的少男少女，讓這些「害群之馬」滾出運動隊去。**我在想，他們或她們剛剛在人生的道路上準備自立，理應得到生活所賜予的公平和美好，為什麼不可以有愛的權利？**對許志強，倒算例外溫和了。

因此，許多中國運動員的心靈深處是有創傷的，其精神生活是空虛恍惚的。

各級體育專業隊的領導和教練們都在像防範洪水那樣防範著愛情。大家採取種種措施，一系列的高招兒，來限制愛的萌芽，甚至不惜把男女運動員分別隔離和封閉開來。

所有的中國運動員都不得不在愛情和退役和開除之間進行著壓抑的選擇。這樣的例子多的是，我不想點名道姓地給那些被開除的昔日的運動員心頭再增添痛苦的砝碼，再撒一把鹽。所以淒慘的故事就不講了。我只想與親愛的讀者來共同討論這個問題。





亞是都人兩萍秋張(右)夫義王▲
賽比、婚訂准獲人兩，牌金擊射運
。對一的運幸較比是，
(誌雜育體國中自取祥嘉蘇)